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

——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



112284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

——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

刘尧汉（彝）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
——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
刘尧汉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08,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6 001—9 000(其中精装1 000)

ISBN 7-222-00873-X/K·140

定价: 4.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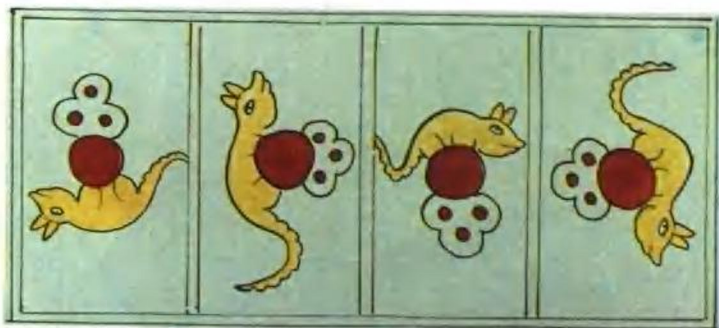


龙 虎 铜 尊

商代酒器，高半米，重四十市斤，1957年安徽省阜南县朱寨常白庄附近润河边出土。造型优美，制作精细，是三千多年前青铜器中的精品。



虎推动
地球原件残
图及复原图



川、滇凉山彝族虎图腾法器“拉图”联结祖先灵位“玛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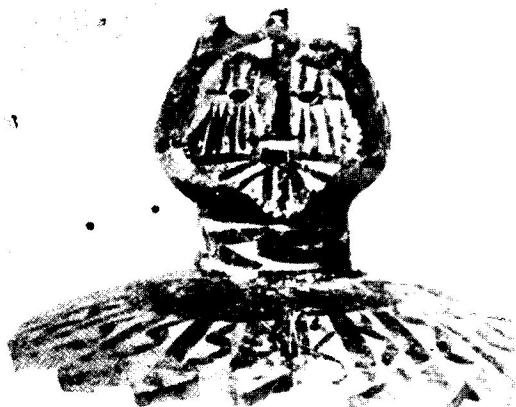
曲木约质 摄



贵州大方县水西宣慰司奢香夫人墓侧掘出的石虎。现存于大方县文化馆。



甘肃出土陶屏虎斑长颈人头
虎须



甘肃出土陶屏人头虎耳虎斑面



青海出土陶屏绘
蜥蜴（龙）



贵州威宁彝族古氏族部落首领“向天墓”示意图



1984年11月下旬，作者（右）率领彝族青年赴凉山州雷波县溪洛乡考察彝族安土司“向天墓”。



云南哀牢山南华县摩哈
直彝村“祖灵葫芦”。



成化铜钟

奢香夫人墓





云南哀牢山南华县摩哈苴彝村姑娘
着左襟衣





1984年5月中旬，作者（左一）率领彝族青年攀登滇南新平县鲁魁山彝族大寨调查图腾遗俗。

龙建民 摄



1984年5月，作者（右一）率领彝族青年杨和森、普珍、龙建民赴滇南峨山彝族自治县高平村，向彝族毕摩白其发（左二，73岁）询问十月太阳历。

龙建民 摄



作者（前排右三）在毕节龙场区公所与扯勒土司所属毕摩座谈之后合影。作者之右陈作真（90岁）；左二陈泽钧（76岁）



1984年3月6日，凉山州美姑县彝老阿折营章（80岁）向本书作者等人说凉山彝族确曾有“一个月三十六日，一年十个月”的历法后留影。

龙建民 摄

内 容 提 要

中国文明的源头在哪里？这是个历史之“谜”。中外众多学者曾为揭开这个“谜”作了科学探索，但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本书的贡献在于：借助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谜”。

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从微观到宏观都概括为阴阳两性，相生相成，它也是我国古代宇宙起源的基本观点。先秦道、儒、阴阳诸家都用阴阳来认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彝族同样是把占有空间的物体按大小分为雌雄，大者为雌，小者为雄；把计算时间的年月也分雌雄，双月为雌，单月为雄。彝族万物雌雄观的原始传统，当是中国万物阴阳观的渊藪，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本书将阐明：作为中国文明史重要象征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和二进制数学，便是基于“一分为二”雌雄观，它起源于氏族部落时代的羌戎，以伏羲虎氏族为代表，彝族是羌戎遗裔中保持其古文化最多的一支子孙。彝族古历将一年十个月分为五季，一季“一分为二”成雌雄（阴阳）两个月；由此发展成“一分为二”的伏羲太极图，太极→两仪（阴阳）→八卦→六十四卦。现代电子计算机计算基础是“一分为二”的二进制数学，亦源出“一分为二”的彝族十月古历及伏羲太极阴阳图。太极别名“一”或“太一”，又名“腊”，是道家及道教的宇宙原本。本书揭示：“腊”的彝意是虎。彝族创世纪认为：虎尸解成宇宙；虎推动地球。此即彝族的虎宇宙观。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总 序

刘尧汉

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南侧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的乌蒙山和云南的六诏山（乌蒙山脉的分支）、哀牢山、蒙乐山；北侧分布在四川、云南的大小凉山。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就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北境濒临金沙江乌蒙山脉区域的元谋县。彝族是我国滇、川、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历来只凭书本治学的地方史家，都说彝族是从西北甘、青迁入的古羌戎（或古氐羌）与当地土著融合的遗裔。自从不久前考古发掘出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从而可说，甘、青古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元谋猿人的子孙散布于全亚洲乃至从中国东北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大陆，为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至于迁往甘、青为远古羌戎，则继续往西北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往东迁达山东半岛而为远古炎帝神农氏和周代所封齐姜（即羌）；这便很自然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①。同样可说，汉族的先进文化是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形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

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维族）、吕振羽四大史家，一致认为，如果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写好中国通史。目前尚健在的史家白寿彝同志（回族）所写巨著《中国通史》，也持有同样的观点。然而，如果依旧停留在从书本到书本的写法上，尽管具有如上所述的正确观点而无具体的新内容，要写出一部包括各族新资料的中国通史，只是空话罢了。所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根据哀牢山一个彝村的实地调查所获新资料写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的一份手稿，寄请范老审阅。我和范老从未面识，他写了《介绍待字闺中的一篇稿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史学”专刊上，将拙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的用意在于鼓励青年做研究工作，不宜只停留在书本上兜圈子，还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作实地调查，寻觅现存的活史料，以补书本之不足。范老的勉励，一直鼓舞着我坚持走实地调查的道路。倏忽三十年，我已年逾花甲，仍带领彝族男女青年往返于金沙江两侧滇、川、黔三省山谷间，大雨霖漓乘骑入哀牢山，烈日爬鲁魁山（六诏山脉之一大山冈），冰天雪地徒步登乌蒙山，不分冬夏往来于川、滇大小凉山，寻访“山野妙龄女郎”。如今“山野女郎朱颜在，鬓白男儿志未衰”。

今年（1984年）2月上旬，我把拙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一书的概要，寄请中国文化思想史家上海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审阅并请他赐序（我和蔡老亦未面识）。他在序题为《中国各民族的血统与文化》^①的序中，开头便说：

^① 载《文汇报》1984年4月9日第3版。

现今研究中国通史尤其是上古史，原始社会史部分，再也不好停留于书本上了，不仅要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相结合，而且要到兄弟民族地区去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结合起来研究的，有王国维与其他考古家；把书本与社会历史调查结合起来研究的，后面我要说的刘尧汉教授就是其中一例。

他又正确地指出：

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比之书本的材料，是一种未成文的活史料，这种活史料有时要比死史料更能说明问题，至少也是可以互相参考的。

蔡老把我与王国维相并提，我不敢当。蔡老十分谦虚，他以年近八旬（1905年11月10日生）的高龄，看了拙著之后，还说他更加不满足于过去的书本材料，而期望“趁机补课”。在他给我的信里说，当年（1984年）暑假，他很想往西南山区一游。因身体条件，未能成行。这反映了民族学资料即活史料的价值，日益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同样，我们从事民族学的人，也要更重视研习其他学科，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彝族共有545万人口（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居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四位（一壮；二维；三回），历来被视为文化落后；因而在文化上的地位，或许是在第四十位之后了。彝族的文化既然落后到这样的地步，我竟然要主编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而参加写书的人并未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只是高等院校、大专、中专毕业的青年，这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似乎并不具有相应的水平。

我却认为，能获得硕士、博士的学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干实事；能获得高等院校毕业的文凭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要有水平。怎样衡量水平呢？我的浅见是：任何一篇文章或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其新内容或是新观点，才有学术价值。我们编的这套丛书预计二、三十本，除了我和卢央副教授各自写一本，两人合写两本（共四本）之外，大多数是我指导的青年们写的。写作的方法是脚踏实地，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得新资料（活资料），再与书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这便是科学论文和专著产生的过程。我就这样带领新战士，走新路子，出新成果；这也是我不拘一格培育中华儿女的新方法，是一项培养人材的大胆试验。

总之，我指导青年的研究方法，是把从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与书斋中的“干果”相配合，即用活史料给死史料注射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多赋有山野味，其中或多或少也杂拌着海味乃至洋味。总之，它们都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却别有风味，以饷读者和大方之家，请择可口者品尝之，切盼给予鉴定，提出批评。现举十一本为示例。

（1）拙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

古今中外学者闻一多、周士一、潘启明、莱布尼兹、李约瑟等指出：中国科技文明，主要出自道家、道教及远古伏羲。但他们未明其源头究竟在何处。拙著旨在究明其源头出自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两侧哀牢山、乌蒙山、凉山彝区原始道教的彝族虎宇宙观，这种原始宗教哲学，由彝族十月太阳历所表达，详见拙著。

（2）〔彝族〕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中国居

于末位。历法是衡量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一个月三十六日，一年十个月”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始自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羲氏族部落时代，它不仅渗透中国文、史、哲各领域，而且把中国文明史追溯到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之前，本书专对此作论证。这为振兴中华以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建设“四化”的新中国将起重大作用。

（3）〔彝族〕阿侯依惹记录调查，刘尧汉调查整理

《彝族史和世界民族学史第一份自述活史料——凉山彝族英雄时代的典型英雄阿侯鲁木子回忆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期（1985年）六、七十岁的任何一个凉山彝老，即便他不认识阿侯鲁木子其人，只要把这份活史料用彝话向他宣读完毕，他一定会首肯地说：“阿侯鲁木子确是我们凉山彝族。”这是由于阿侯鲁木子在主要问题上集中地体现了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固有传统。因而这是彝族史上空前绝后的第一份活史料。

世界著名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1818—1881）根据他在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实地调查研究，写出《古代社会》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据此得以完成其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体系的研究。虽然摩尔根已提到几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首领，却没有任何一个部落首领的自述。直到1923年，才有美国民族学家拉顿〔Ladin〕教授写出《温内巴戈部落》这本印第安人的自述。然而，摩尔根和拉顿都是白种人记录印第安人。1981年3月以来，我指导马黑布哈记录《凉山彝族热柯氏族首领热柯阿鲁子回忆录》^①，这是彝族记录彝族首领自述的一份珍稿，而热柯

^① 发表于《彝族文化》1984年年刊创刊号。